

兒時偶拾 - 《四個 10A 的少年》讀後感 陳浩燊

(一)

那個寂靜的深宵，醞釀了一股衝動，誓要追尋遺忘了的過去。我把書櫃裡的東西翻了出來，頃刻間，房子裡瀰漫著一片灰塵。濛濛的氤氳，掀起了一段求學生涯的回憶。

(二)

踏進這所陌生的學校，我第一天穿起了這襲很有蘇格蘭特色的校服。祖母把我帶到這間離家不遠的幼稚園，然後撒手放下，著我好好地跟同學交個好朋友。我立刻哭了，嚷著要回家。老師太可怕了、個子高高的同學太可怕了，就連讀書的感覺也太可怕了！我寧願獨個兒看「四二零穿梭機」、玩那個火車組合，也不願來到這個鬼地方。

祖母「狠心」地離開，沒有回頭一望。我辛苦經營的「一哭二鬧」，今次竟然不能發揮效用。我只好裝模作樣地拭乾「虛假」的淚水，然後拖著老師的手走到課室裡去。

望著黑板，慢慢地跟著老師唸…一遍又一遍。時光飛逝，我看見窗外閃過祖母的身影。我終於服完了一天的「囚役」。

事隔幾年，和那班一起在屋村長大的朋友們分道揚鑣。幸運地，我被編到一間頗有名氣的小學，一身穿起來看似小水手的校服，白白的襯衫和海藍色的短褲子，再次獨個兒面對著陌生的環境。這一回，我心又不其然想著要回家，老師的樣子更「兇惡」、校園裡的六年級生個子更高大，差點兒把我嚇個半死。風紀們，恃勢凌人地怒視著一羣初到貴境的小伙子，我們只好不發一言，立正地聽著校長的訓話。

我這個屋村小子，相比起身旁那些公子哥兒，顯得格格不入。他們自小有良好的培育，練得一口流利的英語，我漸漸明白到要在這裡求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媽看見那些簇新的課本，便大吃一驚。試問一個只有六歲的小朋友，怎會懂得那些英文單字？又怎會懂得心算？那些用英語編寫的數學題目，更不遑多說了！很不容易地熬了數個月，總算適應了這種學習氣氛和模式。晚上在家中接受媽的地獄式的複習，待我的成績穩定下來時，她才緩緩的舒一口氣。

(三)

幾許的掙扎，六年光景轉眼便過去。面對著未來的七年，又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。仰著頭看見那些高六呎的高中生，我有一種要像螻蟻般苟且偷生的感覺，我怕開罪他們，也怕風紀們的無理取鬧，只好平凡地安守本份。

會考的歲月裡，緊張的心情像是沒完沒了的。多番煎熬過後，我雖沒有出眾的成績，但總算對任何人都有一個圓滿的交待。既然盡了最大的努力，我又何必介懷和不滿呢？在這場適者生存的淘汰賽裡，我僥倖地留在強者們的背後，默默地繼續耕耘。

(四)

我瞪著一幀幀老去的照片，想著一個又一個同學的名字，紛紛勾起了無限的思憶。幼稚園的生日會裡，面前放著一堆紅雞蛋和生日蛋糕，照片裡的我傻楞楞的側著頭，一臉無奈似的。

六年級的最後一天，我在母校拍照留念。在卡嚓一聲之際，我突然想整理一下衣履。我對著鏡頭尷尬地笑著。這一笑，結束了對母校的留戀。

中七那年，一張張記錄了我們在學校胡作非為的照片：打橋牌、擅闖教員室、搗蛋……做盡一切「壞事」。我和我的友誼，也在此告一段落。

還有，和祖母在生時一起在大學攝的最後一張照片，我終於戴上了四方帽子。遺憾地，祖父已等不到這一刻的來臨…。兒時，他們的叮嚀，仍言猶在耳。在平凡的學業生涯裡，我圓了他們的大學夢。

~ 完 ~